

春

秋

三

發

原缺

亦犁然有當于心蓋其體
傳精故其晰題審晰題審
故其去取嚴而媛姝之徒
反病其刪佚之刻洎楚黃
諸君子出拈異標新學人

愈有絳漏之懼不敢專尚
鄒旨然桃源問渡舍四山
氏俵俵何之海內同人此
心一也年來猶龍氏指月
一書遡委窮源最稱詳匝

家尸戶祝業無間言而初
學之士猶茫然未得其要
領大約窮經之病有三分
覽之則苦浩而難既也總
覽之則苦勞易眩也拈此

而又拈彼揣傳而復揣合
則更苦答問支離而記憶
終無序也蓋康侯氏全付
精神止在立傳期于大經
大法炳如日星用畢聖王

經世之志爾載筆之始何
暇爲文字津梁故讀是經
者要須體認書法主意之
所在而手眼注之則立傳
之精神始出而宣尼作經

之精神亦出單題未詳而
驟言傳合何異楷書不端
而思草隸者乎且傳題組
織一事之本末而分之綴
之猶康侯意中事也若合

題昉于蔡離氏借經文之
鄰比者強爲傳會此縱橫
押闔之識智耳後遂俳偶
紛紜觴瀾莫底康侯夢想
及此乎然習尚所漸已成

令甲因勢利導惟有畫一
之一法嘗準諸大經而言
傳則經而合則綸也然未
有不知大經而漫言經綸
者故爲後生說法斷自單

題始單訖而傳繼之傳訖
而合繼之根據體要首尾
循環或刪或增各詳其故
教者既不傷于冗繁聽者
亦適然而漸悟此余三發

之本旨也鄙見雖尠翔獲
大要詳鄒先生之所畧而
約猶龍氏之所詳發源本
同指趣微別至于摘幽發
伏粗有一得之長務使開

卷洞然循序漸進康侯復
起不易吾言爾若欲仰贊
素王夫何敢

大蘧氏馮士驛識于艾
廬

春秋三發凡例

單題發例

題之有單對傳合而名也。單題卽聖經也。宣尼氏一生苦心。止藉此數字褒譏。片言筆削。匹夫代行天子之事。讀是經而草草看過。茫然不識指歸。安取傳心之要典爲故。康侯一傳。雖以三傳爲牆壁。而有功孔氏十倍。三家傳云。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信矣。愚謂康侯作傳。獨以畫

筆爲化工而義色凜然時在言表故行文者嚴
覈處當如老吏之爰書刻畫處宜如畫史之寫
照務使經傳互融。袞鉞無遁則看傳時須先具
別眼也。探驪得珠鱗爪總歸無用粘皮帶骨濡
首何殊而墻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爾。

一看書法有輕重之分紀寔者輕據事者重
者先提而後繳輕者或點而或帶總之筆段以
輕撇爲工沓拖最所忌也。

一看主意有詳要之別詳或累句要只單詞行文據旨鋪排雖極縱橫而要_不詭于幅

一單題有全出半出總在一傳者如入向入極

歸_防入_防 敗管取_部防 時來入_許之類

有題在此而傳寄彼者如伯姬歸寄莊二十五
年姬歸之類有無傳而或寄他傳如凡伯聘之
寄入許傳遇垂之寄遇清傳會中丘之寄會防
傳之類有無傳而借大金亦註作傳如會齊盟

艾之類難以枚舉比例互推卽一公而十二公
可做也。

傳題發例

凡傳題旨與題序俱詳傳中若比數多者卽行文之法亦具傳內傳熟則行文思過半矣善認題者卽以傳爲題可也

題不連本比者謂之脫母須用顧母法入題要清楚收繳要見本比有傳而合做者合中須不

失傳意。

有搭比作事實或相比擬者作法倒單。

有只用一比作事實者作法同單。

舊有序題如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兼有五經之類非板則蕪繁刪之。

傳題有易溷者須一一記明如輸平歸祊假

許三傳突救朔入公至三傳小白入北杏

盟柯邢狄伐會孟五傳伐楚次陘子師召陵

二傳 四國伐秦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三傳

清丘伐陳 救陳伐宋 圍宋 四傳 盟戲 蕭魚 二

傳 入邾 益來歸 讎闡會 吳伐齊 國書伐 四傳

一一剖白于左

輸平內無假許 歸昉內無郟防 假許內無

輸平

突救內無公至 公至內無朔奔

小白傳相桓徙義搭救邢伐楚 甯母葵丘 北

杏傳會諸侯安中國免民于左衽搭盟幽燕
召陵 盟柯傳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
王搭盟幽救邢伐楚蔡丘 邢狄伐衛傳攘夷
狄安中國免民左衽搭伐山戎救邢盟貫

會孟傳合天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搭北杏伐
楚首止 四國伐秦內無晉侯伐秦 秦人伐
晉內無四國伐秦多入滑 清丘內有清丘伐
陳救陳伐宋題伐陳內有入陳清丘伐陳救陳

伐宋圍宋題 圍宋內有清丘救陳伐宋圍宋
題易溷須記清丘內無圍宋圍宋內無入陳伐
陳內多入陳以別于圍宋有圍宋以別于清丘
伐宋內無救陳亦無圍宋 盟戲傳無侵蔡獲
亦無執霄會申止多貞救各傳無此 蕭魚傳
有執霄會申及楚子伐鄭 外貞伐鄭內有侵
蔡獲無蕭魚貞救傳有伐鄭盟戲及一傳伐鄭
益來傳無歸二邑以下三傳各多本止為別

合題發例

合題者。取題義之相合而名。義從比也。康侯作傳。止以表經。就一事之原委。綴屬成題。已非其意。況私相傳會。成排偶之式乎。然屬詞比事。固春秋教也。相沿既久。剽影愈多。姑芟詭僻之繁。用存嚴整之目。

凡兩傳中有對句。或一句而兩傳俱有者。皆可合。或以事合。如禮樂兵刑會盟攻恤兵食災祥。

之類或以人合如君臣夷夏父子夫婦嫡庶強弱之類或以左合如純孝純臣九鼎三亡之類要取意義之整嚴牽搭支離影響誕怪者俱弗取也作文或兩開或短股相對視筆力爲之亦以整嚴爲尚

舊有比題合題今統名曰合先隱合次隱桓合每一公畢遞加之便初學攷記也

凡例終

春秋三發叅訂姓氏

文湛持 震孟

姚現聞 希孟

劉心城 錫玄

鄒靜長 嘉生

戴還初 東旻

馮猶龍 夢龍

俞彥直 廷諤

管振之 玉音

朱南圖 稷

耿克勵 汝恣

何非鳴 謙

陳爾新 于鼎

周簡臣 銓

周介生 鐘

顧嘿孫簡

章羽侯正宸

蔣發仲燦

吳鵬先振鯤

蔣五聚星煒

劉越石士鱗

劉同人侗

張恭錫晉徵

劉宏度濟

陳玉立宗之

姜清源志濂

徐志衍繼善

章維九象鼎

支凝生萬春

湯雪翎鶴翔

沈晉水昭遠

春秋三發序

予覽經術之盛衰未
嘗不因乎人也漢立
五經博士開弟子員

一經說至百餘萬言
大師衆至千餘人傳
業寔盛支葉蕃滋所
云學如浚井得美水

而已援引圖讖各一
是非春秋三家言多
回舛公孫弘用董生
之議韋賢進蔡千秋

之說賈逵作左氏條
例二十一篇又以丘
明長于二傳縫綻漏
闕議論紛洄下至下

儉之皆徒以專經爲
業解散髻斜插簪儼
然自比謝安而先無
辭于何點雖復斷決

如流傍無畱滯竟何
益哉宋紹興時以左
氏傳付胡安國點句
正音安國言左氏繁

碎不宜虛廢光陰耽
玩文采莫若潛心聖
經遂用安國專講春
秋時講官四人援例

乞各專一經高宗曰
他人通經豈胡安國
比不許我

明尊儒說

高皇帝獨取胡氏列之

學宮至

成祖任斯道之重採取
諸家傳註發明經義

者彙爲大全三三家之
說復顯繇此言之文
定不特如大冬嚴雪
獨秀之松栢也宛然

斗杓之司天江河之
行地彼夫左氏膏盲
公羊墨守穀梁廢疾
不過殘星拂曙芳風

襲人而已經術之重
豈不以人哉

今上就將之學緝熙光
明謂通鑑直解不足

以沃

朕心而以春秋進余舅
文起先生寔專涖之
文起先生夫固今之

文定也余與仲先俱
文之自出又如顏嚴
之學俱本睦孟子守
嚴彭祖之言行徑頗

與相似而仲先猶在
行間雖有睦孟爲之
舅安樂不得自致通
顯然其學義精明益

復大進今觀三發之
書以傳還傳以比還
比不啻聚米爲山谷
分析曲折昭然可曉

設泗山喜聞諸先生
而在猶當讓此人出
一頭地況其他乎使
非覃思研精不通人

間事何以得此乃余
所竊歎者泰山孫明
復著春秋發微十二
篇石介遂以先生事

復而語人曰孫先生
非隱者也除校書郎
直講大學又其次者
賈長頭在南宮雲臺

帝一日謂潁陽侯馬
防曰此子無人事于
外屢空則從孤竹子
於首陽山矣使防以

錢二十萬予之今有
才如仲先上之不蒙
緋衣銀魚之賜下之
不厠蘭臺虎觀之間

卽十年徒步十年縵
袍徒自苦耳誰知之
者雖有左傳癖竟何
如和嶠之錢癖王濟

之馬癖也哉若仲光
之自處固有在矣昔
鄭衆知名于世太子
及諸王欲爲引籍殿

中衆曰犯禁觸罪不
如守正而死吾料梁
松之縑帛必不敢及
仲先之門亦經術以

人重非人以經術重
之意也予因三發之
刻而并爲發之如此
乙亥中秋社弟姚希

孟題

城片

三

春秋三發序

聖人立教期正人心爾矣
學者不至聖而因言以測
聖人之教亦期正人心爾
矣人心不正於是夷狄

亂賊小人之禍此三者自
周以還與世道相終始仲
尼立千載之上逆知千載
下決懼此禍患作春秋以
堤坊之扶抑內外斬然弗

傳其書後五經而出實兼
五經之功第聖筆微至渾
深治之者非一家詮之者
非一說漢儒張皇莫能窺
奧康侯總輯條貫傳以宋

事危苦激痛意本諷動人
主於聖筆微至渾深者豈
能盡如函蓋頃在空山獲
劉誠意稿數十首大都成
於勝國至順間質氣莽蒼

較之今義多齟蓋是時尚
未端宗康侯也

明興刊布學宮一以康侯
爲質的學者治胡氏之春
秋遂忘孔子之春秋然欲

捨胡氏之春秋別繹孔子
之春秋亦詎能措一詞哉
講詒旣興爰有單傳合三
例非大義所係穿絡貫午
如詩有比興賦亦復粲然

不廢兼嘉隆萬曆之初鉅
公英篇如天造地設神工
鬼斧不惟爲康侯生色亦
足爲聖經鼓吹文治之昌
真制義中大關闢也俗譌

泯焚新詭競出吳越麻黃
間裂割晦僻甚至主司以
射覆而失真士子以遺忘
而徒業舉聖人經世大法
與

國家尊經典憲等諸屐謎
藏鬪之戲瀆聖蔑法人心
險詖莫斯爲甚卽此便爲
夷狄亂賊小人之萌而當
事者曾無鄧析之誅愚竊

閱之間嘗欲刪其汚煩勒
成定本昭告海內顧此乃
禮垣春卿之司草茅其敢
輕議社友馮仲先氏夙號
經神憂其紊也與張德仲

氏謀別析三體各發其覆
使展卷者稟承曉白意詎
止爲後學津梁用俾康侯
大意浩浩古今與江河相
流行而不爲裂割晦僻所

蕪塞其爲胡氏干城甚偉
而人心不正者亦或稍知
戢焉嗚呼其功豈止翼經
也哉

乙亥仲夏社弟陳宗之

書于翠峰山閣

春秋三發序

十年攻苦一經曉研昏燈未敢
稍有倦色不能遽博一進賢冠
鬱且成疾心胃之交時或作楚
亥之清祀公車友在趾相錯竟

以疲於應接向疾復崇正在攢
眉間仲先馮子偕德仲張子携
其長君聲子持一編顧子倚褥
展眎不數葉而有起色矣予方
訝胸中有鬼諸君子固楮上有

丹耶問何居乎而以三發顏也
曰一爲單題發也所以扶康侯
氏之隱也一爲傳題發也所以
暢康侯氏之旨也一爲比合題
發也所以廣康侯氏之教也遊

考卷三 卷序
前乙亥秋

高皇帝再

詔諸生誦習春秋以求聖人大經
大法爲他日立政臨民本而三
發之告竣適符其歲則仰質之

開山之青田護宗之太原旁而
印之安平之鄒虞山之錢子於
是編能不強起觀之乎披關未
終沉疴頓解將擬之爲杜工部
之詩可以斷瘧矣將擬之爲王

右丞之畫可以平疾矣將擬之
爲陳祭酒之檄可以愈頭風矣
而猶未也借經立方試之輒驗
一展眎而恣然汗出霍然病已
與聖人辯士之言何以異則請

以三發一編當枚生之七發奚
不可於是據几而起漫草數言
以覆馮張諸子嘻其何敢自諉
曰僕病未能也

乙亥清祀望餘江上社弟季星

書於巳蛛園之蝶菴

牙形三發

一發單題卷上

古吳馮士諱仲先輯

張我城德仲參訂

隱公

元年

必稱元年

春秋明君用首以體元示義焉

體元只是正心人人有心惟人君有參天地之用故曰自貴者始職字在用字看出禮述意亦須點出見帝王都是稱元

△春王正月

以夏時冠月

加王下正

不書即位

春秋以夏時垂法而統與倫交正焉

書法有三隨傳遞做夏時冠月略重春秋既為天子之事則大統大倫皆

可得而正矣。要知舊史是冬十一月聖人改作春正，蓋以春爲正者，夏時也。而建于之月實周月也。故曰以夏時冠月。

△盟蔑

稱公稱字元通例，只提過。凡如是紀實書法，只起勿收。

內君急於要盟，春秋惡其私也。

總重惡盟，作欲字須透發。汲汲二字亦要描摹。此傳私字對公天下看。

宿傳私字對同盟看，兩私字不同。

充投

考日鄭伯又書充投于那。

聖國志於剪弟，其意不勝誅矣。

意卽志也。推見至隱，自武公存時直推到投大邑，縱失道以至叛，皆意也。而鄭伯之志乃見。人心不正，都自意來。故曰首誅其意。

歸罪

持疑而責各 繫于天下從違

春秋崇王示法而深示責相之意焉。

稱天亦望其合天非徒尊之。紀法二字重。王朝壞亂何以行諸邦國。宰之非宰政在此。

○盟宿

書盟

盟不可結信知春秋惡盟之意矣。

一傳只發明凡書盟者惡之一句。玩傳結語自明。此書法是讀經者看出。當照傳總收。勿單收書盟也。盟以結信而信不可結。雖有司盟無益。何況於私相要誓乎。作文須逆推先王之欲何欲哉。欲人不待結而自信耳。

祭怕來

直書口來

春然不與內臣私文絕黨患也。

人臣義無私交。劈頭喝醒人心。歸重杜朋黨之原。而後結以豈有自植其黨之患。黨字要發。正本二字舊俱以王朝對列國言。愚意卽作原字看較直截。

二△會潛

舉說者會戎

會所當外者失馭戎之道矣。

發得外戎意透。纔見會不當會。二書法遞倒。馭戎無道只外戎而已。在東郊便非其所。傾否意要發不內夏外夷不成。秦象。

人向人極

正書辨人不氏帥師是經起例不必用只此一此同

正紀用兵見上下之失焉

據事直書。應上以事言之之事。義自見矣。應上以義言之之義。義既在字上。只發明逆而不順。而爲逆者不臣。縱逆者不君。自明兩意。須仄卸。

盟唐

經獨謹交夷。嚴其辨也。

垂戒意亦要見。謹者謹其辨。非謹其始。

綸逆

書嚴綸逆。加姬歸。只作事矣。

春秋嚴大婚之禮。特譏小國變常焉。

非正。卽是變常。人倫之本要發。

伯姬歸

見莊廿五。歸禮傳。大夫來逆。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于大夫之自逆也。

經志內女之歸以辨分也

○盟密

聖經存闕文窮經者因之可也

以子繫紀非其爵以伯係子無其國本據舊史指聖人先儒承誤指後世
先儒如劉向仲舒之類闕疑二句文定爲窮經者發舊云聖人之慎大謬
史衛伐是紀實勿收不書戰如傳帶讓

強國擅權脩怨春秋正以王法焉

重無王命上脩怨帶之甲兵固不可專諸侯亦非可伐免衛意輕

年三
日有食之必書

經紀常度之災做人君之忽也

治曆明時不重，只重遇災而懼。陽微則陰盛，故月不避日。傳意通三十
六食而論。

求聘 不稱使 曰求

春秋謹非命之微而尤端本以著其失焉。

以非王命起，倒求字作。既非王命，如何又責天王？使天王失道者，亦大
臣也。此句原兼三求說，只作上字看。

○石門 書而弗削

春秋志公天下，故不以外盟爲常焉。

王法，卽漢夏敬信之法，非常卽非常典，全要得聖人一段驚訝之意。方妙
此原繫盟會而言，勿粘齊鄭有志天下爲公，根據聖人自說，非揣摩也。

甲四
其伐祀取平婁

特備日取

小國素制而兼地春秋所深惡也。

只傳首幾語斷罪。或曰以下皆爲濟西汶陽設難不重。暴益肆矣。略點兼有感慨時事意。

遇清

書及書遇所志內志外之意非另一書法

內外託遇以簡禮春秋之所惡也。

凡遇禮近爲主遠爲賓稱先君以相見惟不期故爾若私約又何適主乎人君相見全恃此禮欲簡則何所不至欲字對恭肅之心心字看。

四國伐鄭

以宋公爲首

紀兵先大國嚴誅黨之法也。

只重治其黨與不重伐鄭。邪說是伐鄭除害之說，須知誅殛政以誅呼。

擊帥師

去其公子。

經於貴戚專兵，深謹縱權之戒焉。

無君全在不義，固請上見。辨字要重發單說縱權不啻緊。

會四國伐鄭

再原四國。

複紀會伐之兵，嚴誅討之法也。

伐無罪輕定弑逆重聖人之情，只在誅討四國及擊竝罪惡之極。極字要發。

立晉

特書日立。絕其公子。

春秋以義垂法，而擅置專立者均罪焉。

入衆詞亦要提明。晉雖諸侯之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無擅立之理晉不可立國人又安得擁戴兩意雖分是串總明父子君臣之義不得大開

五
年△觀魚

特書觀魚

內君縱非禮之游經特譏之也

禮字最重欲者人所不免惟禮可以克之隱公縱欲全在又從爲辭上見首引晏子見諸侯出必有事隱無事而出使非

衛師入邲

書衛師入邲

外君繼亂而暴民夫君道矣

湯火之後沃以清冷豈可以暴繼暴君道要痛發只是「血民四字

考宮

正名之日仲子之宮

因別祀而正其名。魯事可定矣。

桓公篡弑不明，只因隱公攝讓未辨。隱公攝讓未辨，只因仲子嫡妾未定。這番正名關係不小。所謂一字而成千古之實錄者，此也。正名者，單舉姓氏。

○獻羽

書初獻

因事而明魯樂之僭，正大典也。

以別宮故句重若羣廟用六，且褒其反正矣。奚追其前，僭初字要重發。

△邾鄭伐宋

序鄭上

原小國導兵之情，不得不爲主矣。

主兵自當首序，傳原無斷罪語。只發明當日導兵之情，便了。州吁一段不

必比論

○螟書

經紀皆稼之災明國之大事也

大事全在民本食天二句看出總是重民之意若小小物變何必書

○伐鄭圍長葛

古剛合書取乃見只喝起不必故

大國以重兵加無罪惡可知已

只發圍爲重兵其惡自見長葛鄭邑何罪全要描摹語氣暗串忌馮勿

○輸平

特稱輸平

經貶強國之結成以其所主非也

所主一差便是亡國敗家之本前半傳叙他納成之故罪鄭不在

只在相結以利。初防事，叙後便叫破。須用一二語點破，勿似全出。

王便是義要重務。

盟艾

始平于齊也

春秋紀信，惡其事之私焉。

本大全小註，齊僖懷小伯之志，故平魯結鄒，爲他日伐宋地。書志在齊也。

○○秋七月

齊時又書月

春秋備時月，明天人之理一也。

只講天人一理，法天意自在其中。此卽是聖學。秋令選士厲兵誅暴刑亂。

取長葛

亦有于策

大國玩法兼地，春秋奉天理以誅之焉。

王法既不勝誅，只索與他論天理了。王朝列國，鄙人起處，點過穆公以下，皆是論天理，不善之積，卽惡盈意，積而未著，還無奈他何。著則應必不爽。

叔姬歸

經錄內女之歸，謹禮喪德之意，寫焉。

一書而兩意存焉，非禮之常，勿貶叔姬，非夫人要提起。

○城中丘

書以夏故，皆非書夏也。

內君非時使民，無養民之心矣。

此傳養字極重，教化風俗都從養字起。書城只點一句完書，不重。

年聘

變文書於

大同待弟過私。經因脩禮而示貶焉。

同母意要發施及其子。猶與嫡等。只爲私於同母故。不稱公子而稱。言不以公子之道待之。而以母弟私之也。要知後日卽無篡弑之禍。原偏繫不得。

○公伐邾

稱伐邾

兵有不待貶者。因其所飾而稱之可矣。

爲宋討也。一句是案。宋邾兵爭魯邾交好。只如傳辨論而罪自見。不必又着斷罪語。渝盟就在非義中。邾人無罪可聲了。在人耳目。但稱伐便知託詞非奉詞。

凡伯聘

注入詳傳

卽王禮之加可爲不臣者案矣

舊主南季傳以王之不王立焉然來聘者七甚況不如天王來聘者再確

△伐凡伯歸

印伐是序筮 于楚丘 以歸

王臣被患失節見縱患之罪矣

戎用徒故曰徒象只解事實不重就凡伯失節轉到衛不救患書法總收
仄例衛

八 遇垂

外遇以爵同遇亦

齊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先相見故遇于犬丘

△歸訪入訪

書法竟收入訪

強國強委分地于內其心可誅也

傅勞頭用鄭起中間成王二段乃叙祊許原頭見無相易理後卽以無
無親斷罪其曰強入正見鄭強魯爲不義當專主責鄭指月授受均責非

△歸祊

大意同上無書法

○入祊

言我入祊

卽望國之強入而強國之昧義益見矣

不可而強入者魯也誰強之實鄭也仍在無君親上斷罪魯罪亦不可遺

△瓦屋

書中

春秋志大公故特譏參盟之始焉

參盟纔有主盟

謹始就春秋時論革薄從忠政是志公天下春秋時傾

危成俗已如江河不返雖謹之無益而聖人念頭仍是大道爲公卽變周

制而不惜一傳還重上半截

○浮來

特訂及

內君謙失其平經直譏其失禮矣

謙訓稱物平施平字最妙千乘與大夫盟猶不平況小國乎太早可踰全無體統階級人人可窺其上矣

九年南季聘

王禮加于不臣之國失正甚矣

隱公即位九年要點出重發失威福之柄舉魯則天下可知此意要見

震電雨雪

必書

經紀陰陽之失度所感可知矣

陽失節而陰氣縱君不能制臣而反制于臣矣要發聖人所書之意

夏城郎

夏非書法與中立同

望國非時與役無愛民之意矣

意卽心也愛養二字要挑發須見與民漠不相關情景只重時勿混制字

會防

書會不異其文

諸侯假命行私經直書以貶之也

只消書一會字其罪自明若聽禁王都自有異文以美之矣斷他私會

只在爲謀于防私字勿放過作此傳題勿雜入忌馮事

十
年
中
立

爲師期于郊書法同前

列國假命也述於中事而再見焉

只私期便非王命

聲會伐宋

去其公子

經戒內臣專兵見制之宜早也

無君在先期上見。鞏到此際權勢已成。制之亦不得了。經意在制于未亂。

敗管取部防

直書曰取。曰敗。

望國詐勝以兼地。經直書以著罪焉。

詐與貪分作無味。且傳無罪詐語。起處輕帶。如傳結之。直書不隱全要。

得猶有重焉者意。

敗管

敗是紀實書法

經紀內兵之挫敵以詐勝也

詐無事實，只反皆陣看，近有主防傳乘敗人而深爲利者，然本傳胡可棄。

△取郟防

直書

內惡止于取邑，不必爲之深婉也。

取邑本是大惡，較覆邦滅嗣差小耳，須從不諱中隱隱見罪方妙。

宋衛入鄭

卽強國致人之兵，善戰者矣。

主下傳駐師于郊，多方以譏之句，左傳云鄭師入郊，猶在郊。

△伐戴取

稱伐取

強國以齊勝殘民上刑，不可違矣。

殘民兼本國四圍說甚字，從兼之也，兼字看出傳論齊勝亦從平日料來。

下語須有斟酌。

△齊鄭入郟

齊人

諸侯託違命以陵小，經惡其不順焉。

傳引程氏一段，只破討違王命一句，却非違命全在伐宋非王命上看。

十一 滕薛朝 齊不朝 不特言

經紀朝禮而著不臣之罪焉。

兩下皆本天子斷罪，不必大開。

時來入許

齊會 齊及皆非特齊以起，不必例。

春秋辨兵好之志，而深惡望國之不臣焉。

鄭志魯欲辨起，就魯欲例不臣作，須本前四惡領起，又字變見不善之類。

○時來

春秋紀好發謀小之志焉

入許

內君志于虐小不臣甚矣

須體貼今又口氣重發積字不臣須本武王封文叔以續太岳之祀看

桓公

元年

春秋述古編年傳久之法具矣

改元建號總不如編年可久自後人看來如此非夫子有意立法也正字要發

公卽位

卽位

經誅逆君得國本其實讓者而絕之也。

春秋惡桓全在隱實讓而弑之提明讓字桓罪自明

○會葬

稱會

卽強國要好之志貪利之罪見矣。

只發明他圖許之志其罪自見勿涉黨惡。

假許

不曰易而謂之假

經以義正利深致意于易地之惡焉。

書法雖有兩意總承徇利棄義之惡來惟國惡故隱惟國惡故又許其自
新起手須將利字大發見得無君無親篡弑之漸源本都在此

大分許改過，不說桓而說許人意，在垂訓上，連會垂只作事實點過。

盟越

無依取經 稱及只作事實

強國徇內志以黨惡，罪不待貶見矣。

是弑逆之人，決無與盟之理。夷夏人禽，關頭都在此。要說得利害可怖。

大水

紀陰沴之災，見逆德之不與也。

只將一宜字描摹，或問以下都不重。

二
○及孔父

書及 書大夫 賢而名不重

經特取效節之臣爲天下大開計也。

父之節只在能爲有無上。春秋大意全要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不爲

一時立勅

作此等題須有生氣方妙

滕子朝

降而稱子

小國首黨大惡春秋以王法斥之焉

滕惡不止在朝而在先先字最要發李端和云誅桓不敢先天下而黨桓則敢先天下難于發天下之所不能而果于倡天下之所不敢四語真鐵案名實兩字亦要分明如滕與夷狄無異便是實夷了實夷而仍以中國之名名實反不定矣

會稷成宋亂

特書其所為

不書立華心不必用

諸侯貪利以立賊經特表其事焉

甚矣甚字要發受賂立賊其罪又在不可討之上傳意只由華督弑君一以

猶隱與不必諱，貶都不必用。

取部鼎納廟

直載其事，能書其口。

經惡逆路之章，惟教亂也。

書法竝收，明示百官，句最重，聖人懼字因此。

杞朝

親惡而無貶者，其情可原也。

雖云恕紀言外要見討桓，只是無貶，非書法也。

會鄧

聖人傷懼外者，以其內治之失策也。

循理悼信政是守國治內之策，在前日不在今日，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

患莫大莫強之事。爾時尚做得。到今日亦無奈何了。責其徒懼者甚非。由字根道字來。安中夏政。所以待四夷。

入祀 討不敬也。便見失王。

盟唐至 書至。

經危內君之交。夷傷中國也。

惟不是同惡。故有危道。豈真以討賊望戎哉。

三
年
春正月 不書王。

畧王號于首月。傷王法之廢也。

是入見受命句最重。收不書王通自是而後。

會虞 成婚于齊也。王正如意。

○胥命

特起胥命之文

春秋志古道，特取不盟之信焉。

全爲傾危之俗，故特起此異文，要得聖人傷時之意，勿泛言志古信論。不指後日，卽今日不盟而相信便是。近正卽是近古。

會邾

與後邾同，皆是諮謀齊難。

日食既

紀天變之大，傷王道之微也。

既字卽在僭號拒王上，描摹影像。

暨逆女

齊

望國輕大婚之禮，經書以示譏焉。

惟輕禮故失節本遠過說

送姜會謹姜至

詳

望國失婚禮之正詳書以示譏焉

聖人之意只重制治未亂以不親迎叙起送姜之由公行不重姜氏姜見不能謹始分二股不言以至不必收

送謹

卽大國愛女之過而望國之失禮愈昭矣

會謹

加送姜同

望國輕國母而重外君失禮甚矣

有年

春而

有逆君之祥以見異也。

天理自是不差。脩春秋者若見爲反常耳。因舊史立新法。全是聖筆。

四年 ○狩郎

必書

經諱望國之遠符。全王德也。

微字對戎祀大事說。王德全在百姓苦樂上見。每謹于微。自非地而推之。其類甚廣。

糾聘

特貶而書名 稱爵帶收

相臣承命寵惡。春秋深致其貶焉。

亂亂典也。建典之人而自亂其典。故曰亂首。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巳丑

不書王 闕文 注盟密傳分因準作

△如紀

存而不削

存大國謀小之迹誅其意也。

志愾主齊言志卽意也。不虞紀覺句極有味。覺則如不覺則滅。所以爲愾。

○仍叔聘

書之子

經。廢公選之地。故爲任子者示戒焉。

之子二字重看。與他傳泛論世官不同。通傳以公選爲主。壞公選全在徇私上見。要得垂戒意。

城祝丘

主中丘傳。良不時。助迎長濟。鄭非義。

從王伐鄭

不稱天。言從王。不書戰。不書敗。

春秋曰王威之爽。深寓軍政于其中焉。

實軍政于春秋總各書法在內分一頭兩脚作

○大雩

因早以書而特謂之大

因變而志懣禮春秋之義深矣

大雩者爲壇南郊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自鞞鞞至祝敵皆作若國史書之直曰雩耳大之一字乃見懣懣之文總是氣不相攝治國指掌亦此意

△州公如曹

曹稱公起例

錄尊爵者之適小意有在也

主將有其末二句作須把公字翻騰勿真斷罪傳首度其國危不復是察

六
年△寒來

書名

經名失國之君爲自棄者戒也

自棄政見自取依傳或字活點 正名意亦要發

會廊

俗謀齊難也主祀朝傳

小國謀維于內失所主矣

〇〇大閱

音入川

音大閱提起不重

志望國講武之非而深譏其不豫焉

兩書法竝提喝春秋書意盡此乎曰非也是役也厲農失政無備禦之道
焉使齊鄭無却玩偷如故也後如傳綴出未陰雨之意方爲肯傳

子同生

音子同生

錄適嗣之生明與子之法也

嫡字最重明法在此正本亦在此防後垂訓都在此曰世子如傳帶綴

不重

紀朝

少知不重

小國求援于大惡，經傷其失主也。

公告不能事定，不可脫，只重失主志不在朝，桓桓帶。

年七
焚咸丘

書焚是紀實

望國淫獵，經譏其無愛物之心焉。

傳原無斷罪語，引易禮夫子見推愛物之心，必無淫獵之過。今焚林而田，便是不能推此心。古昆蟲蟄而火田，亦去芥驛以逐禽獸耳，非焚林也。

穀鄧朝

特賤而書名 去秋冬二時

經紀遠國，儻禮諛黨，惡而傷失刑焉。

二意無輕重，俱從違，止發或開或避，俱可。

年八

巳卯烝

嘗

經志時祭，欲彰後賚也。

烝祭在春正，正合獻禽享烝之候，爲見賚三字，要挑庚午浙墨極也。此義

○家父聘

不加賚

不貶寵惡之臣，專相任也。

全要發任宰相之專句，這便是人主之職，第論在任前一體一心，無兩義。

丁丑烝

再書一賚

再紀望國舉祀，無非譏其賚也。

賚且非時，不再書，不見貶，要在春秋之文發議論，單斷罪不活矣。

祭公處

不稱使

王室輕使而致其專，經所譏也。

以輕使致遂行，重輕使上作，味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句自見。

九年 李姜歸

開李姜

經重婦道于王后之始歸正之孫。

自歸者言合當如此。非春秋有意抑之。正始意要見王化之基，即納在內。

射姑朝

脩禮而忘危，道父子皆失矣。

本天位臣項，斷其失道，總以宗社為重，無善法。

春王正月

春王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經以盈數正大惡明常理也。

全在亦周亦變上見他宜誅君子道其常故紀常。

桃丘弗遇

弗

春秋重信故于負約者惡之也。

弗者遷詞未足見惡合郎曹兩書法方知是惡術地如傳帶中變字要發。

來戰于郎

以三以爲主而書來戰百齊帶後

經譏凌內之兵以其不知類也。

不知類者不可已而已可已而不已也要將私念小怨配天下大義看。

惡曹

奪

諸侯又申非道之信經奪爵以見貶焉。

以此罪之罪全要承戰即說固黨政所以結怨。

△執祭仲

撰字

命臣見脅之罪大其任而乃見焉。

罪較然矣。句喝起不名穆字後結以祭仲無所逃罪全要重其事權。斷罪庇身保君一串事不妨小分廢立總承不必分名君字臣意輕不見。

突歸

不稱公子

不以突繫之鄭

妻歸作事實亦要發

經易庶君之返國而深誅其逆焉。

絕之以父子言不當立以嫡庶言惟不當立故不當爭爭則不為先公之子矣。申讀勿作兩意看。

以國氏名

忽奔

立君而不能君自取可知已。

須就正上發不能君不獨仲罪不待大援總明其自取然則爲忽者奈何如曹羈傳之明而能斷則是強于爲善矣。

盟折

存而不削 柔書名 叔稱字 駢起

經據實紀信明其不可恃也。

雖是一盟要含蓄屢數意方得

一盟四會

皆存而不削

經紀盟會之實總見其不可恃也。

武父

不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率師而伐宋

卽內君謀大之盟，往事皆虛矣。

只發盟會不足恃，勿罪其叛離。

○伐宋戰宋

既書伐又書戰

二國無正人之義，罪有所歸矣。

宋有可伐之罪，鄭魯非伐宋之人，以亂易亂，同歸于亂而已，非謂桓突之罪更甚也。合二書法，總描爲得。

年三
△戰紀

以紀爲主

小國倖勝，非自治之道矣。

只重自治二字，自治者省德相時也。省已之曲直，何如便是度德相已之時勢，何如便是量力擇援，又是第二義引咎辨論，告訴總曰：微詞度德量。

力而爲自治之計。惟此一着耳。不能保國。自此戰始要發。

十四年會曹

曹人敬慎。注與鄭突同。惡相濟。本大全于氏注。

△無冰

齊

經詳常煥之變。戒君政之弛也。

玩一致字。便見寒暑之變。宜察。勿以振刷責桓。

○夏五

卽聖經之傳疑。當鑒聖心之慎矣。

聖人無教慎之心。後人則當以聖爲鑒。

語盟

昔名。辨使。是前定事矣。

紀貴戚尋盟。而私弟者之罪見矣。

寵愛在平日。卽遣盟亦見之。非友于之義。是不善全其弟。前定只提。

御廩災

新則不書

經畧重本之役。以立教也。

重垂教作

△乙亥嘗

案

經志望國之祀。爲其失禮甚也。

嘗義取于薦新。八月非時。嘗必卜期而致享。災餘不敬。

宋以四國伐鄭

特書日以

經以王制論兵。而不與其私相假焉。

以兵制統于天子。提起宋與四國交股斷罪。總惡其私。

求車 書求

春秋謹王室下微室亂源也。

王室書求自是不好的字面了，垂戒意在後半傳，下觀而化意要發，況車服乎，亦要點醒。民志不定，全自上人侈心上來，故須王室端本。

突奔蔡 以自奔為名

春秋于諸侯見逐必端本以責之焉。

君廷有國而出于臣一段，是文定主意，只虛虛議論，勿粘住突。

忽復歸 同稱世子稱復

經于闕君返國，見其不能立之實焉。

二書法總一意，原出奔傳不自立作，既絕復歸，政見他不自立，諸侯失國。

以下表復字義不重。

許叔入

書入二許

貴戚復國之難，惟非義故也。

但說太岳之裔先王建國，便是復國之義。張胆明目，何患無辭。今却因亂竊入，恰似盜得陰謀一般，豈非自走難路上去。

會艾

謀定許也。

始挾鄭爲利，後定許爲名。艾之謀，烏足掩入之罪乎。

邾牟葛朝

攝人。

小國慢王，黨惡春秋，所以狄之也。

兩罪一申發。

入櫟

削復國不書獨書入于櫟

經于庶君據險深明謹禮之意焉

城櫟至誤也一段是事跡只重既入于櫟其國已復矣見禮不可不謹聖人意在垂鑒不重責莊

會義伐鄭

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

經譏諸侯之疑義以義無可疑也

天下是非本于邪正邪正既定義不義洞然了有義之疑縱有不義之果果政從疑上生來須將邪正提得分明破疑縱有力要知此會本謀原是納突左傳甚明

年△會曹伐鄭

單伐鄭同序陳下是事定

經責大國易序，謹禮之意深矣。

蔡是武王所封，衛是成王所封，此先後一定之序了。亂序在伐鄭而以魯曹照出利率人，即指先序。民志不定，便是亂了。此意要痛談。

○會曹

即二國之殆序，而知不可紊矣。

此時無意升降，勿說他序得是，但要爲伐鄭之案。

公至伐鄭

書至。

推內君之所自至，而深罪其恣焉。

上無王法，即指納突，勿牽桓逾。

冬城向

奇中丘傳，雖時亦書，見勢尺爲重事。

朔奔

經于庶君之出，本王命以絕之焉。

只重絕朔不重本王命，須含諸侯不當納朔不可復入意。朔罪是陷兄至死，左傳所謂構急于是也。

主

盟黃

于齊紀且謀衛，總傳所謂小國之于大國不得已而要盟也。

盟進

年及之盟，後即伐知，見盟不足恃。

戰奚

盟夾未告，公曰：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紀望國敵外之迹，見得備禦之道焉。

要彭長勺詐勝

指月主內兵書，敗曰戰，無事實還。主長勺繼場守禦。

○蔡季歸

字

平月之可貴以終無得國之心也

不有國在獻舞立句看若力不足以得國卽不居亦不足貴可貴要把士
國合看見他心超爵祿之外舊單重稱字指月兼歸順詞強稱乃見其貴
宋衛伐邾

紀內君從大之兵見盟不足恃也

大年 春王正月 復書王

經于逆君之終猶以王法絕之焉

身無存歿指桓時無古今詭天王

與姜氏如齊 日與

內君夫正家之道經特治其本焉

莊公

春王正月

繼即位不書

春秋黜內君之擅立，正大倫也。

不請不承一串下

孫齊

書夫人孫于齊 去其姜氏引古語勿用

經于國母之出必權恩義以示法焉。

全為嗣君故權恩義究竟恩輕義重春秋之嚴法如此。

逆王姬

不言如

內臣之主仇婚立人道也。

樂館

特書

輕重復仇之義雖變禮而必書焉。

一傳全重義字。端本要他辭而弗至。

榮叔錫

不稱天王。

王室追寵內惡。經其其違天也。

全在天上發揮。

王姬歸

音歸于齊。

紀王女所歸。著忘仇之罪也。

○遷三邑

以師遷。

經于大國迫小。深惡其不仁焉。

以迫字爲案。以興繼爲斷。不再貶而罪已見。統論凡遷。勿認作書法。

年二
△伐餘丘 特書

首誌貴戚之得兵戒縱權也。

資莊意輕垂戒意重須在莊公幼年上着眼 法不當書故曰特書即指

邑而曰伐。

會醜

即國母之肆行知內君失子道矣。

三
溺伐衛 貶而名

貴戚為虐是視秦秋所深貶也。

要知貶溺即所以貶公。

△紀季入

不書名 不書名 人者事詞不重

貴戚奉命紆患其情可原矣。

先提明兩善法後發其所以見承命事齊以存宗祀實有不得已者用地爲國也非盜地去國亦爲國也非棄君故不書不書名與私逃有罪異

○次滑

書公次

內君駐師不勇于義矣。

全要提醒義字婚姻之好義所當恤不共之讎義所當報一舉而收兩善義之可爲孰甚顧乃遽巡退縮若使無兩善經亦不如是惡矣畏字要發

四年
享祝丘

國母有越境之享失禮甚矣。

既非人又非地串下方反得甚字意出

△遇垂

經於乎國能君者，僅不沒其寔而已。

總莫適與不問是突是儀。胡氏直以蘇轍語當傳，只不取其子儀之說。

取作文要得此亂意方妙。

大去

不名 大是紀實

斷去國以道，則外君之不爭亦可與矣。

與字內隱會不與要得傳語氣。

待禱

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

望國親仇講武無人心矣。

人心二字要挑醒。

五 如齊師

經于國母恣行示謹微之意焉。

初不能制今便不可制謹微處忠可不早爲計乎知謹微自能慮患不平。

△郡黎朝

特書日朝 書名起例不重

經于夷屬脩禮美其能自進焉。

兩能字相照脩朝禮謂其能成朝禮正所謂自進也不單是能朝王命了因朝禮繇今日想他平日所行必漸同中國了此王命所自膺也。

△五國伐衛

既而稱人

內外逆命黨惡春秋深貶之也。

逆命黨惡二意一串稍重逆命上 人公非只貶公因公無加貶之法統

在人內耳

六
年◎突救 書字

春秋襄王臣恤忠論其理而已

一傳只論王命自當申抗命自當救幸不幸豈能逆料哉設盡如諸侯不顧逆順王命必無申理設預料諸侯不顧逆順亦無申命之人矣理即法行法俟命不重

朔入公至

書名 書人 書至

經于逆君復國兩嚴詞以見罪焉

朔既逆命魯便不應黨了責魯意即在責朔上見春秋大義亦要發朔之逆命全在平國

朔入

單公至要發誅惡之情政所謂黨惡附奸也

逆君抗命復國春秋深絕之也

歸俘

特書

特紀逐賂之歸結正諸侯之罪也

結正者歸結其事正明其罪豈其弗察四字要挑摹然後而後兩後字應

七年恒星不見星隕

無書法

經紀天象之變傷王道之微也

經星滅沒是法度廢絕之象衆星奔流是威信凌遲之象點明後不必分

○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無麥苗

觀春秋謹商災見王者之心矣

全在書法上看出王者之心要得撼動人君意

姜氏會穀

連春會防大意則

卽國母恣行見大國之惡益遠矣

△次郎侯

日文曰以俟

望國妄動而駐師經深貶其非義焉

不問是邀是待總是非義曰師雖事定亦要點他無名動衆

○治兵

志

望國因久役而簡兵經譏其贖武也

贖武雖指治兵要在暴師奪衆立推原

△國鄙脚降

全題於是古法

內君非義而無功，惡於是著矣。

親仇伐同姓，總是無義。無義自不能服人。三書法一串，歸結在脚降斷罪。前此無名蹟武，尚莫測其出師之跡。到此方有着落，故曰惡著矣。

○師還

義繫于師故不書公

望國班久役之師，春秋示重衆之義。

師本輕于君，因君輕之而反重。政王道之權衡也。至是師為重句，要痛發。

齊無知

不稱公孫者其有寵而當國也。文定割經立傳不可作處。

八年 盟既

日公及齊大夫

內君謀定仇國，忘親極矣。

糾母魯女，故謀定之，怨深德重，要透發。

納糾白入

糾不著子以小白繫齊 納入不稱公子帝收不重

春秋辨爭立者之分而詳詞以定之焉

當立不當立總發互形不必大開管仲召忽一段講後借證

納糾

經不與貴戚爭國明大分也

只糾弟也便是定案未嘗爲世子輕

△白入

重以白紫齊罪故不稱公子子入者難詞糾殺

嗣君分所當立不得終絕以王法矣

只重當立而以無承稟挑之管仲徒義仍作證

乾時敗

言敗輕更詳公

原內兵之所自，蚘雖敵讎，必貶矣。

言敗如傳作頭，卽以不言公間起，倒忘親釋怨作。築字可挑發。

取糾

復稱子 取字帶抄

大國心于戕弟，經惡其不仁焉。

要琴他必請然後四字。

○浚洙

望國勞民設險，昧固國之本矣。

本字要痛發，勞民便非保民，而况洙乎四字，正透末務末字。

十
年○長勺 書為王卽指口敗非兩書法

經以王事期，故責其挫敵焉。

自善陣逆溯不師皆王者事接兵尚不可况用詐勝詐勝在三鼓後乘人之竭若親轍亂旗靡此追逐常法非詐已亂寡怨要發王者不戰政爲此

公侵宋

魯宋無隙而侵之以致其報復非保國之謀本王氏說

△遷宿

不再賤 卽遷宿是事實

經于大國迫小深惡其不仁焉

不仁全在非其所欲上看出遷國重事劈頭要喝破傳描迫字最婉最痛

○次郎乘丘

次字非書法只如傳故機

以報復之師而內挫之兩俱失矣

味傳誠有罪也緊接魯人若能當卸重魯後分責小人之道對王事看

次郎

齊報長句宋報公侵

○乘丘

望國勝不以理非遠怨之道矣。

奉其辭令便是理雪門竊出蒙舉比而先犯政所謂偷捷也故曰小人之

敗祭獻舞歸

各去國相同

經于與國被患深絕其自賤焉。

本是有國之君乃其爲臣虜故絕之此統論凡爲虜者畧點祭事意重做

有國者

○敗莘

書刑 稱王自熊過始此是熊黃

三

梁題

莊公

莊公

特正夷狄之名以其僭王而猶夏也。

兼荆聘伐鄭二傳一爲其僭夏不恭故狄之一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兩傳各有始見二字文中點出方整眼。

滅譚奔

春秋 齊不與

經恕失守之君以義無可絕也。

無罪乃見不幸 引左氏一段作證。

士

敗郟

未傳而勝之 言長引 指月至宋丘稽亦可

○宋大水

志

春秋志外災明王事也。

王事總是謹天恤民 春秋之心視外災內災無兩故謹恤不分。

○王姬歸

同辭不異

春秋不異王女之貴明婦道也。

述天理訓後世意亦要發只是不異非抑之要說得婦道有大關係方妙。

主年 歸鄰

存而不削 歸是事實

錄內女之全節以示勸也。

全在紀既云矣上描摹方得。

及仇牧

書而弗削

經紀大夫之殉難勸臣節也。

仇牧原非絕頂死難之臣只爲世多求利逃難者故借來作勸。

萬奔

特書萬出奔陳

經惡與國黨惡，其不以爲賊也。

黨惡無據，只是不以爲賊耳。把爲請爲賂兩意挑發。

去

○北杏

西國樹人，亦侯稱賢。

經于伯圖之始，參攷正以立法焉。

舊王王道世道分崩，亦是弟與桓亦杏上無天子來，不如竟主王道。上謹其始亂，下取其扶衰，勿涉尊周便是。權子全白一段不得已之心來。

滅遂

書滅，謂人不重。

覆小者不仁，經重其罪焉。

前說罪孰爲重，後應罪莫重矣。倒罪齊責其不仁，遂不幸就中挑講，末挽收善詞。因齊創伯之始，故說天下之民歸心。

盟柯

皆與真符

春秋不貶釋怨以非怨之時也。

聖人怪他當身不復正恐易世今易世矣卽非桓公已是失時况桓又無脩怒之理故曰可也全是沒奈何法兩可字照應。

十四年○三國伐宋

稱人是紀實書法

經子有制之兵見伯業所基也。

將軍師少自當稱人就稱人上見用兵有制故天下莫與爭全要本薄賦上說管仲得政要拈出制卽執連鄉里之法作內政寄軍令者此也。

單伯會伐宋

不再舉三國之名所謂平詞也

兵舉于從伯無可貶矣。

身和三月
宋既背北杏之會，便可伐，而伐之者，卽北杏之齊桓也。豈有貶道，此政與
州吁對看，勿說太好。

荆入蔡

王荆聘傳以州舉者，惡其得夏不恭，故狄之也。

外夷猶夏，經舉號以斥之焉。

會鄆

宋服故也。

紀伯業初定，取其政之簡焉。

陳蔡曹邾已附齊者，不復與會，不欲重煩諸侯也。北杏會諸侯安中國。云云

可點入。

年

會鄆

出兩鄆小分前後總發。

卽伯好繼講，見其心之愼焉。

此齊始伯也。合諸侯而不盟。所以爲慎。北杏傳意亦不可遺。

○伐邾

齊序宋下。

經紀主兵之實。見伯業之未成也。

人心未盡與。故伯猶未成。卽今日邾不服。宋欲討邾。則小不懷。大不睦。可知桓亦無如何也。要把盟餉反照。

△鄭人侵宋

於是紀實。

強國用奇。凌太經。特紀其實焉。

單說奇。勿着褒貶。傳意只駁無名行師一句。奇在潛師上見。

六年

伐鄭

鄭人。齊宋下。

觀伯身討。厥見用。越有制。而業迄未成。

春秋三傳
三十五
借伐宋伐邲二傳。舊主伐宋侵宋傳見有制有名亦可。

荆伐鄭

同前入禁

同盟于夷

不稱公

書同盟

經紀始霸之信而於從違者致意焉。

兩邊俱要着齊桓始霸說。即以始霸總起而後分之。論桓只在匡世勿說尊周。魯叛盟指受詹逃須講得活。

△執詹

告人

春秋惡伯討待之之意深矣。

宜執而執在常人自不須強。全要體貼春秋待齊意發盡道盡仁皆在事。

○殲遂

如

紀餘民之復怨勸戒昭矣。

亡國餘民對強齊之戎勢萬不敵。而理能破之。乘醉掩殺。亦是積忿激成。非偷勝也。觀此強而不義。適取自殲。弱者有身何患。不立即齊遂之事。可備勸戒之林矣。

唐逃

特書曰逃。書自齊逃來。

經于外臣托內交著其罪焉。

兩邊俱重義字。唐不能以義明理。魯不能以義守信。皆罪也。

△多廢

音

經紀物異憂民之意深矣。

說到放龍蛇。遠犀象。載筆時。便以禹周自任意字。勿看小。

年○追拔

齊建戎

經于望國逐寇而深豫備之慮焉。

無備全在不覺上若素有武備豈有戎來不覺者齊西魯之境内可見戎入已深矣未雨意要透發。

有敵

以有書

經紀物象之異君當慎其感矣。

十九年

結滕陳遂及盟

結書公子而曰滕陳人之婦于與言是紀實起下而升

齊未書薛而曰遂公

輕于內臣行事議其人己之胥失焉。

將禮不失已亦不失人提起後分斷上以輕振起下以重振起方有力。

△遂及盟

內臣輒盟大國，失人之罪無辭矣。

只一輒字，專抗都在其中。

△伐西鄙

伐亦紀實，稱人不重。

伯國討內有詞，內臣致寇之罪昭矣。

此只是失人招寇，傳連失已說者，見他取輕于人，亦是招寇之道。

年 姜氏如莒

連上如莒同

祝國母越禮之甚，見子道之不立也。

齊人伐我

借彼凶傳，獲夫狄之勢。

伯主節兵攘外，其勢震矣。

年 ○肆大靖

日大會

歷代

惟

陰

聖國縱惡之過，經譏其失刑焉。

失刑全在大字上見。縱有罪自然虐無辜了。天討國典止爲惡人而設。若惡人幸免五刑盡虛設矣。

盟防納幣

不言公不待幣

聖國忘仇圖婚，春秋所深罪也。

總是娶仇爲大惡，無人心要發透。二書法總收單出一比大意同。

平△祭叔聘

不言使

雖不與王臣私交，正人臣之義也。

天子之內臣句重，卽如祭伯冢內諸侯一般，不與使不假以使之名也。非私交自應使人君明此二段要暢發，總是春秋防黨錮之禍。

△觀社

此書乃史氏之筆，非聖人書法也。

內君會祀大國，經直見其不法焉。

文定未嘗立傳，直借劇語耳。總在不法上立議，勿分不足觀，不深會之意。

○荆聘

聘人

春秋驟進達人之慕義與善之心宏矣。

此傳變夷與帶耳，全在樂與爲善上發揮。樂字從遂字生出，後世之君一

段要發。指月重變夷，不知傳中凡變于夷一段，承後世之君來末繳書。

法又連吳徐越在內，細看自明。

遇穀

主危傳要結姻好，期遠推遷。

內君講圖婚之好，經譏其失時焉。

○蕭叔朝

加遇親作事實

經紀非所之朝欲反之于正也

撥亂意亦要見亂對正說非治亂之亂

丹楹

同刻楹可出單出亦如刻楹

盟扈

詳書 連遇親同

內君圖婚失時春秋明義以責之也

若哉以大義斷無娶齊女之事亦不至失時了

三子

刻楹

連廿楹同 詳書 斥言極言

內君崇侈以誇仇女春秋誅其心焉

心字要痛發三心字政相應

逆女至

志

經志親迎之常，惡其忘仇也。

只重不正其親迎于齊一句。

姜氏入

不致入 詁書統論圖婚事不必繼

經惡內君之娶仇女，特詞以著罪焉。

全本宗廟上發揮失夫婦之正，又推出餘義串插可也。

覲用幣

印說 詳書

經于見小君者，兩明其非禮焉。

分兩截看總責莊公，私字別字要發。

哉侵襲奔赤歸

雖以國氏皆不書爵 只稱齊同

小國廢置于外夷春秋示居正之戒焉。

就一出一歸見制在戎就志在戎見不明不斷明者明其分斷者能自立。

赤歸

歸是事實。

卽庶孽歸國之易居正者之不能可知已。

△郭公

卽國君之自亡善惡不貴徒知矣。

知之便要行知而不行適生君子之心張小人之焰耳。

示

女叔聘

辨字

借盟成傳命大夫例辨字。

字命卿之脩禮意在尊王也。

鼓用牲

書

望國弭災非禮忽天甚矣

諸侯鼓朝不鼓社救災用幣不用牲一僭一諂皆非禮也

伯姬歸

書歸不言逆點起

經志內女之歸見小國鬪婚之失也

禮之失失親迎之禮也非只罪其不使卿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與前鼓用牲意同

友如陳

報女叔也重私交斷罪

伐戎至

書至與伐徐反看

內君舉攘夷之師久而又孤矣

指月主伐徐備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雖有明傳而徐又在下

頗費照管。不如照舊役久勢孤爲妥。爲患意亦點綴在中。

△伐徐 不致。

經不志內兵以其無可致也。

不淹時則非久。齊國會則無危。明是兩意。勿以無危總承爲忠。親行要點。

二年
七年
會洮

春秋禁愛女之過者。欲以禮節也。

非事輕失禮重。

○盟幽 特書同。

經紀伯信之協。見得衆之盛也。

卽難服者服。見諸侯無不服。故曰得衆之盛。鄭服全本勢來。要鋪張得有。

外桓三大盟是成伯關頭處北杏曰戴前幽曰與此曰授三字

三如陳

無定

不取內臣私交正本意也。

表不正下便效尤傳意不單拈季子通季子之私行在直書葬原仲上私行是自家私事即有命亦是私

伯姬來

於而必書

內女不當來而來經所以致嚴也

莒慶逾

稱字書

紀外臣圖婚辨分謹禮之意皆見矣

兩下俱以書法問起或提起辨分倒公失禮亦可

△會城濮

王使召伯來，賜齊侯命，且請伐衛。

卽伯國受命于王，其師不可抗矣。

只作伐衛事迹，舊云命討出于王，甚無謂。

三 伐衛及戰

法衛主 書曰 稱人不重

與國抗命而亟戰，其罪大矣。

逆命重拒，伯輕伯不可拒，亦爲有王命故。兩書法雖分，意實一串，聖人之情，情在尊王也。立頹是待惠事，此時懿公方立。

○齊人伐衛

伯辛奉命討罪，不可抗矣。

此是衛不當拒之案，勿作子齊無書法，稱人畧繳一句。

△荆伐會救鄭

州奉 書放

夷患肆而伯救興見安攘之義矣

楚暴提起倒重子桓安攘之事從救恤之義上看出稱人主兵俱不重只借來鋪揚局面

荆伐鄭

○無故二字要緊

外夷盛兵虐哉經所以狄之也

○會救鄭

伯兵舉于恤患而安攘有其事矣

安攘即在本比

△冬築郿

志

時誦而興得已之役非人君之心矣

全在不視二字見他與民不相關周禮荒政十二四曰弛禁息徭役也

○大無麥禾

書大無下書告糴兼出方可收

經志附儲之竭譏不務本也

直待會計始知平日全不料量矣須得一時驚愕意不敦本肆侈心只

○告糴

不如下如於告糴而曰告糴于齊

內臣急紓患之情春秋責其實焉

急字從書法上摹出文仲但知急病足了當國任事之名而不知

重穀使民不病方是大臣任國之實見名不見實便是蔑視乎

餘
△新延廐

書悉字須令大無告糴對看

國用民非時，經惡其盡力焉。

勤，急也。此乃勤食之時。禮凶年，馬不食穀，除道不脩。

城諸及防

同城向

年

師次成

欲救郟而不能，不言公恥之也。意同次滑，但無兩善。

經于望國，駐兵，識恤患之不勇也。

△降郟

不書郟降，而以降郟。

伯王急于脅小，春秋明道義以責之焉。

只脅使脅字，何等恃強急字，亦從脅上推出，真有緩之須臾不得者，薄責

鄭不重，然扶抑要合發。紀之附庸，須點。

遇齊濟

謀伐山戎也。主遇濟作點，諱謀之善。

○伐山戎

特貶而稱人

經譏伯主畧遠垂戒深矣

譏桓畧遠全在困民上當時爲戎病燕只須救燕通貢耳何須剗令支斬
孤竹深人不毛之地乎全是好武功故一些利害不傾若不抑而稱人後
世之若喜功好殺者何所哀止春秋之意全在垂戒上強本治內卽是文
德王者制禦夷狄之法亦在此

下
公祭于郎

公祭于郎自樂經書之以示譏焉

去國禁臺便知不緣占候了獨樂同樂要發得痛快

獻戎捷

書未獻

抑伯主之矜功以功不足矜也。

躬來誇示何等震矜。一獻字耗折他雄心多少。諸侯有四夷三段只
獻者下奉上之辭一句。非責其失體也。要知功不足矜。雖獻于王何取。

梁丘

梁丘爲前代。鄭故請會諸侯。宋請相見故遇。

經以常禮序諸侯而尤惡其簡禮也。

宋序齊上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起邾鄭伐宋傳。卽倒遇前簡禮。故以
爵書法。

慶父如

口如齊 卒書意亦要見

卽逆臣去國之恣而委權之失見矣。

今日之出入自如。只爲兵權在手。要描寫重垂戒意。

閔公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畧國君之嗣位正大倫也。

閔公讓二歲周禮童子侯不朝不請命罪在當國者即內無所承亦非其

齊人救邢

書救 稱人 輕微

經善伯主恤患之兵息天下之情也。

單人之情兵期無兵也。傳意統論一經之救只說救善而救邢之意實自

其中勿拈

○落姑

祝內臣之見思賢可知矣。

從國人思上見賢非以賢故思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要說得危延鄭重

曰季子曰來歸不書奔不歸公子

△季子歸

經于內臣歸國深致賢賢之意焉

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句○最○重○四○書○法○總○爲○安○社○稷○而○生○聖○人○之○情○國
人○之○思○皆○是○公○心○非○有○私○于○季○不○書○公○子○頂○稱○季○子○不○書○奔○頂○來○歸○收○要
清○楚

△仲孫來

直書

伯國省難君臣交責矣

總○根○不○討○賊○來○桓○失○在○窺○覘○仲○失○在○俟○斃○閔○之○禍○皆○齊○君○臣○致○之○只○是○始
謀○不○討○賊○耳○然○須○如○傳○從○憂○魯○寧○魯○說○來○方○有○情

二年 吉禘莊公 言禘 言吉 于莊公

望國享親之俗經因事以志其失焉

雖云三失禮歸重在僭非時非所作二脚書法總攷

夫人係傳

指法 下大外

經權國母與逆之罪著忘親之效也

屢書雖繁指忘親事係邪之案政在此故傳末有書法如此句應之

慶父奔

經于望國失賊端木以示鑒焉

總是失之于易難使不可闕失之于細大便不可爲雖有智者不能善其
後失馭臣之道亦木無復讎之志來魯事已無及了只索留爲後人鑒耳

○高子盟

特稱高子 不稱使是事實

外臣裁命以靖鄰經特著其善焉。

使將南陽之甲便有權了必曰二段是文定料想之詞從使將至魯推來總是無一定之計高子能決策平魯定倍所以爲善惟是權柄非權宜也

狄入衛

推與國被患之由可以垂戒矣。

重宣姜淫亂之禍從詩上看出要得聖人錄詩不削之意。

鄭棄其師

書鄭棄

二國以遠將亡師君臣胥失矣。

須說師不可棄透露按而誅之三段是退小人之道責臣亦在此

僖公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經斥國君之擅立，正王法也。

當時內無可承，只不告于周耳。春秋不許妾母私屬，人臣擁立，故總斷之。非王法，王法即王度。

○聶北次

聶師 音次

伯主恤患有遺力，經所譏也。

力有餘而不逮，一串講聖人之情，總是急于恤患，禮是睦鄰之禮，與他救義字不同。

夾儀城邢

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來師，齊師皆師城邢。

信主終成存小之功春秋權予其志焉

重志義上發而以無命挑之要知天子若能正雖有功仍不與

△夷儀

書邢遷

卽小國之避患見恤患者之緩矣

只重緩不及事要體凡字勿徑用斷罪語末隱帶後此無功伯義竟失矣

○城邢

再序三歸

經美伯主存小亦救時之權也

亦要本他自遷說來方見無封國之專

△楚人伐鄭

稱人

知外夷之浸強當防其漸矣

浸字從前看東漸字從後推去恰是今伐鄭爲箇關頭作文只就楚勢講而經世意隱然言外妙

會禮敗徑

真書

內君無安禳之誠合兵好而見之焉
既會又敗須得其辭氣詐戰不重

○會禮

卽內君協小聽好而知不可背矣

志同謀協勿講然隱隱說果同果協後必無中變矣

敗徑

卽於作事定

內君逞詐以凌小無輔伯之誠矣

△敗莒獲

法李友為手而書敗獲

內臣以詐禦敵愧王師矣

提明罪在莒便可理論即不用詐原不取他况又用詐乎備責就書法見對不責莒看非責備賢者之責

△楚丘

不書桓公

畧伯王專封正王法也

專在亡滅而不存上見渡河野處衛已無國因其徙居而定之須稟命天子凡甲士祭服乘馬等惟天子得頒賜之非桓所得專王法即春秋之法

△滅下陽

以虞首惡邑而滅

小國貪利棄險春秋兩變文以責焉

春秋左傳

卷四

傳

卷四

本是一串事，斷罪則分爲兩上，以晉造意起歸虞首惡，下以下陽一邑起歸到虞，被亡兩下俱有春秋此義上見法下見意，或混作而雙繳亦可。

○盟貫 御言遠國

伯王結遠以制外，其慮周矣。

義著政在慮周，上見獨言遠國，義係于遠國也。陽穀纔定謀，此只定交，勿

楚人伐鄭 國章以解助伯，有曰平侯然傳作馮殷上國，指月于

卽外夷馮夏當請命以討之矣。

年△三不雨 每雨一書

詳天時之變，見君心之勤也。

勤卽閔也，每時一書，見時時閔雨也。

取舒

齊人 齊通伐楚之從

進助伯之遠人論其世也。

兼荆聘徐越伐吳二傳看類本善而事又善故念其先伯益而進之。

○六月雨

雨云

表內君同樂之心示君道也。

喜雨從閔雨看來要得聖人垂教意勿專美億。

○陽穀

大會未言 未言者江黃未叙此只說江黃不及他國故曰未言也。

伯主定奇兵之約謀亦善矣。

伏江黃合後事乃見此只從兵法說起後之不用江黃而實用江黃者此在兵法風顧不知耳如此便見奇謀若把後事臚列盡興竟似全傳題矣。

友落盟

敗邾後始來通齊伐楚

內臣承命講好見輔伯之善矣

楚人伐鄭

與伐鄭同舊主思伯因孔叔曰齊方協我棄德不祥故也

夾兵橫加上國罪誠可討矣

四年△侵蔡伐楚次涇

侵伐作事是重曹逐非次去侵蔡同

子奪攘外之兵無非所以尊王也

子奪交互說名雖爲周而擅周之兵則譏兵雖擅周而志在尊周則子奇

正輕黜在前

侵蔡遂伐楚

結事遂去侵蔡單提正字

詳伯王奇正之兵特罪其專焉

○侵蔡

蔡是事寔 兼剛毅傳江黃不與 曹單王奇兵無時

紀掠小之奇而伯謀之奇亦顯焉

○次墜

次亦事實 書次則見序續

經于伯王慎兵而特序其績焉

按兵脩詞政是服楚之事

△完盟召陵

曰屈完 來盟于師 盟于召陵

外臣有服義之善而伯王待之有道焉

屈完服義亦不得太畧提起作頭即就他諾辭承對上見桓處置得宜不遂者不遂與戰也 不暴者不暴師不驕者不驕楚庶幾王師正在此見

完盟

曰屈完 來盟與不稱使作事實

春秋三編 卷之五 五十一
外臣奉使而服義深可嘉也。

稱名氏是特筆權乃權柄之權與高子盟傳同服義是諾包茅其餘正順且違算不得服義也。

○召陵

序伯主帟外之績以其近王事也。

全在卒與之盟而不遂上看不驕不暴又從此句推出。

△執濤塗

稱人以執

伯主虛使臣失反已之道矣。

一謀不協句要着見得事甚細罪甚微且我欲徑陳而陳不納必有取拒之道不自反而厚責人豈器量深宏者而出此。

△及江黃伐陳

合駟殺伐陳二傳

私伯謀之善，因見伯德之衰。

或將犄角之有捷，適倒重德衰亦可。

至卽伐楚

經志內君之返國，以攘夷之役久也。

汪氏註重大攘楚之功，不如王去國踰時，確然兼攘夷，方有氣色。

△侵陳

稱侵陳

加執御大意，同破只川責字。

經於伯威之退，深責其歉于量焉。

桓異於王，只爭量淺，不能承受，故逞其怒而未牙，卽桓亦不之覺也。聖人非以正德望之政見伯不足尚如此。

五

把伯姬來朝子

主吳氏小註伯失夫道君道父道姬失妻道母道

子失子道

齊倍受朝亦非禮也

茲如年

齊公子益師傳主責威之弊

△會首止

待書及以會

春秋重王儲而殊詞以示尊焉。

殊會之文春秋特爲王世子而立須將強臣弱主并亂世局面鋪叙起乃見春秋立法之意全爲抑強扶弱與撥亂而生不如此何以辨上下之體

○盟首止

再言首止

春秋深羨伯信以正倫之功大也。

羨在一舉而皆得太子踐祚惠王乃得子其子是父子之道得是爲寡

諸侯乃得君其君是君臣之道得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亦在此故夫子言

一匡之功作文要拈出。

鄭伯逃

特書鄭伯逃歸

經貶貳國之背伯，惟以大義也。

制分非義，自不可承。夫大義以我王命，仍是尊天王也。先要將大義闡發得透，變之中，自聖人身上說，勿指齊桓得中，鄭伯失中。

滅弦奔

特江黃道指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與滅譚同。

執虞

言執日晉人執，即公不言以解。

經于貪以覆國者，而深致其貶焉。

一傳都是書法，只傳末棄義趨利。

云

是正意，以不與滅爲主，而驗匹夫

之實總之。

春秋三卷

八 齊人伐鄭

五十二

能遠卷

六年 伐鄭圍新城圍許遂救公至

行書 印 遂 救 字 不 重

伯主兼得攻恤之義春秋深善之焉

自有遺力迺下及楚

云 以見得討罪恤患之義要在及卽二字上接情

伐鄭圍新城

討罪有遺力將有所用之也

說有遺力便要含救許之地若一時盡力攻圍則轉移便不能捷矣

圍許遂救

去圍許回

春秋深善伯主以移師之義多也

公至伐鄭

要伯主之尤然何以至上發師必經下久字

七年 齊人伐鄭

曰伐 稱人 帶 救

貳國復致伯討由其有從夷之罪也。

主申侯傳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在未離復治上生情。

△小邾子來朝

小國得錫爵于王由于進禮者素也。

見黎來傳其後王命以爲小邾子蓋于此已能自進于禮矣無書法進禮要說得活勿粘着朝魯。

△甯母

諸侯官受方物

伯主講通貢之好尊王之美見矣。

舊主忠孝用左傳通貢邾好二事無明傳可據不如單主通貢借柯傳會諸侯尊天王爰。

△盟洮乞盟

以下士序亦伯公侯之上 乞

經紀伯信、明大義而謹大節也。

上虛下實、須善對、或分上下、裁亦可。

△盟洮

襄王告難于諸侯

紀信而先奉命之臣、尊君意也。

全要在聖人之情上發、王命須說得鄭重。

乞盟

孔叔曰、國君不可以輕傳意、即此

經著貳國之屈、見其始不慎也。

禘廟用致

皆望國借祀、因著崇姜之非、豈

禘備起二股卽倒私恩崇母作用致作事實故不稱姓氏禮非夫人不與祭故特舉大事而致之。

禘于太廟

望國行僭祀非所以事先也。

誣僞不誠政見亂名犯分非兩意以夫子志之曰爲案夫子傷之曰爲斷

九年 ○會葵丘 不來會

經不假殊禮于重臣以臣無常尊也。

先將職任重矣揚起見如此重臣而不殊會知人臣雖貴總無常尊非正世所宜也節序自入臣身上說義字從陣若說要精楚

○盟葵丘

再言葵丘

伯主明禁而信喻其美大矣。

以明禁爲主。將威喻足之。惟威喻乃見明禁之美。蓋因桓公之志。早見于天。一申五命。人便信之。卽翼戴一事。可驗。五命是周盛時之禁。桓特奉而申之。非托之王命也。文中點明禁要簡潔。勿漏。

滅溫奔

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于狄。故滅。亦與滅譚同。

及苟息

書及。書大夫。

聖人取踐言者。亦揀時之意也。

不食其言。指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數語從君子昏本無足取。止爲世衰道微。取節焉以爲食言者愧耳。

伐北戎

凡夫用兵之道。狄當伐而不伐。或不必伐而伐之。祇見其不務德而遠譽耳。

冬大雨雪

先乎陽穀之會

觀天戒之預知君德不可肆矣

上年
會陽穀

經交譏肆樂者爲伯業惜也

禮字提明作案行荒則業怠即陽穀時已見之不待伐黃不救也桓僖如傳申發直嘗是總上下事說不必收

大雩

同雨雩 後乎陽穀之會

△伐黃

知伐

志遠國之被兵罪伯主之棄義也

既與會盟雖無告兪亦宜通理况復歷三時待援之情何如急切早知不

能往救。何如當時聽敬仲而不盟。書伐是因滅而見罪。勿說此時尚可救。

主

滅黃

書

小國被患而守正經深傷其不幸焉。

宜就于黃中大發憫黃之意云誰使受困失所至此方伯連帥安所逃責

乎夷幾夏弱總不脩職致之要點出。

直書

主
羊△狄侵衛

外夷敢于內窺惟伯德之不終也。

行荒業怠病根只在不誠若無怠無荒四夷且來王矣誰敢生心窺

然後二字要挑。

○會滅

附彼衛傳亦是直書。

曰：舉于夷誓，召患者可知已。

妙在亦來不忌四字。淮夷本小醜耳。示之以隙也。來生勞。忌荒之弊也。

○城綠陵

直書諸侯而不序。

譏伯主遷國之專。論道義也。

傳中比斷。只用城邢。衛爲狄滅以下。足書詞不同之意耳。勿牽入專在城而遷之。與自遷而城者不同。當時杞病。只須救而存之。建城啟土。非諸侯之事。亦勿說不請命。

○遇防

及稱遇稱侯。只遇防單責善。只謂朝單責善。

經正內外加禮之失。以示戒也。

沙鹿崩

書法。應後晉侯可收。此不必收。

紀大國之變，欲人君省德也。

狄侵鄭

附：侵衛傳，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

窺夏而近于王，啟之者益危矣。

去 伐徐，杜丘次匡，救徐。

書：盟于杜丘。

書：次于匡。

書：大夫帥師。

謹恤患之意，欲其敦不息之誠也。

以楚暴起，卽轉下三段，見救患須協號，令須嚴，諸侯自合親行，而今却如此，素願何也？看來只是無不息之誠，故始勤終怠。至此封境形勢，亦與前

楚伐徐

外夷肆暴，遠國當亟有以拯之矣。

全在遠字上形容，政起下齊，在山東與徐密邇，行文要吸氣。

△杜丘次匡

卽講漢而今弛知伯義之息矣

小開總見桓德衰而志息

杜丘

講恤患之信怠可知已

次匡

恤患而駐師怠可知已

當速故緩只爲號今不嚴到此桓亦無如何也須描出一段衰惰之景

△救徐

伯三命將恤患安攘之志息矣

要本封境形勢說來見得可以親行而不行豈非志怠。連次匡出總以不速不親見他衰怠不必以救次大分益衰者較侵陳桓德之衰看。

伐厲

以按徐也亦見息。

震廟

即震夫伯之厲。夫伯展氏之祖在無駭之上。

紀大夫之廟災見其有所感也。

雖木展氏有隱慝却要會天人相感之際微矣推開說方是廟制不必捉。

宋人伐曹

責其無輔伯之誠益為曹伐厲故也。

△婁林

即中國不及庇遠見夷勢之強矣。

主城濮傳大夫不能救見楚之橫起繼要見城濮。

△戰韓獲

事及不事伐 昔獲不事韓 韓獲不言師敗

春秋紀兵而定罪正名之意具見矣。

上以罪晉為主免秦帶之下以重君為主輕師帶之。

戰韓

只事及不事伐

經紀交兵專罪致寇者焉。

罪晉只重背施幸災貪愛怒隣皆背施中事免秦正是專罪晉不然代人固獲人君豈無罪乎。

隕石退飛

書而不泐 罪出向不泐不隕而書隕石

經紀圖伯者之召變垂感應之戒也。

會淮

城郟役人病有夜登兵而呼

紀怠義之好見內君之在會也

此為滅項之案。舊單主怠義無明傳。不如主項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以怠義作事迹。

十七
伐英氏

報婁林之役。不能病楚而後伐其與。日為徐申報也。伯義

○滅項

不諱

不諱強臣之覆小。示抑臣之意也。

先訓明是季孫所為。即就書法斷意如此。握權為惡之臣。不與之諱。乃見聖人不為朋黨比周。

會下

以公故會。齊侯一言。桓失刑。婁葉也。

十六
伐齊師救戰。馮狄救

書法。馮狄救。齊師。

△邢狄伐衛

稱人。再書狄人伐衛亦重書人不重伐非兩書法也。

春秋進外兵以其德遠也。

伐衛所以救齊句。要提醒功近德遠。政從此看來無及于齊。故曰功近。然有此救而天下知桓賜難泯。衛人負德則人心猶有安攘之思。故曰德遠。

十九年

執嬰齊

滕者名。宋稱人。

小國有可執之罪而執之者則專矣。

當自滕見執固直。遽到宋無王上做。勿板對。滕罪連不事齊來。

曹南

見圖曹南非同志。不足示信。

大國急于要盟操心之失見矣。

要發他急于合諸侯全不照管已德。

鄧子會盟

不及曹南之盟故會于邢

小國從伯信非出于誠也

卽後幽傳小國受命于大國不得已而從也本末襄備心說來

執鄧

寄戰以傳述執鄧承爲一會虛二國之君

△圍曹

卽大國討賊之兵見操心之失矣

傳意原合前後數端不單指圍曹一事須先提討不服也作事寔後說宋
襄一生只是欲速見小惟操心如此故不能舒徐待人亦窺見聖筆之妙
文○索○要○描○他○急○宜○

衛人伐邢

主帥邢傳衛人會不反思而遷怒于邢

與國報怨，失反已之道矣。

△盟齊

沒公

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

中國開外盟之始，春秋深罪之焉。

楚人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句最重，鹿上會孟，禍根皆在此。中國無伯，鄭

伯首朝，要提清。與書法照應。全要其得聖人一段感傷之意，方妙。

梁亡

沒秦起，不必收。

小國不能自強，有取覆之道矣。

自取亡滅，則滅人者便可畧。蓋意在明微也。後說不能自強于政治，攻與前自強不息相應，不能自強便有亡滅之道。况又有好土功。

○南門

新修

望國勞民非制春秋深議之也。

天子諸侯皆有南門。惟天子五門。諸侯只三門。魯庫雉兩門。僭天子皋門。應門之制。故不當爲。傳未及革。僭只責他。不當勞民。改作泮宮闕宮。可點。鄭人入滑。正爲之請不聽。見出則傳。鄭不作。

齊狄盟邢

爲邢謀衛難也。于狄故稱人。

狄侵衛

每義指夏於狄之

○鹿上

人先公。連會五大意同。不必按書法。

大國交夷。昧尊王之意矣。

先將盟王之義。發明則宋不義自見。如是而欲繼桓烈。桓烈果如是乎。

△會孟執伐

釋列於于。陳蔡之上。而以詞執爲文。在書不隨。連鹿上出同。只會孟渾責宋。

經紀外橫，縱患啟患者均貶焉。

既云分惡于諸侯，則楚惡不必另說。上責不勇于義，義在宋直楚曲。上說下責，不明于義，義在攘夷，尊王上說，俱重執上，勿以伐竝。

△宜申捷

不曰宋捷

經諱大國之俘，愧內義之不伸也。

能申大義，使不受其脅，了須體傳文，說得有氣槩。提著宋字，魯義無可逃，故諱之。

盟薄釋宋公

皆不言楚子

言釋不公會事定楚

望國界大權于外夷，春秋深貶之也。

以天下大變引起倒事，傾上操縱都在釋字內。書法雖有兩然，釋者見

天下大變而所以致其變者。罪全在魯。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款一起一收。竝收者非。

△伐邾取須句

魯不

望國專命存小。經譏其非禮焉。

非所以爲禮。正應崇明祀保小寡之禮。非又以請命爲禮也。以亂易亂。易邾之亂。若以崇祀保小之故。請王雖爲母亦掩了。有王命便非亂。

四國伐鄭

討其貳楚也。亦責宋襄失省已之明。

○升陘

諱不言公而書及。

望國輕兵貽害春秋諱詞以貶之也。

轉用師能。不設備邾以須句故來。只消論以辭命若遽然與戰。即

設備亦是輕兩下總為須句故也兵以誅暴禁亂此反為暴為亂故貶

△戰泓敗

詞繁不較來公書及

經譏伯兵之劔責以王政之本焉

愛重傷二毛自仁義做來便非計末節小襄平日不仁不義即使鼓僂獲

者亦不加惡今却借小仁小義塗飾適足見其遺本之惡耳非專怪他

△伐宋圍澠

魯伐 言而

伯國乘約肆暴非義之尤者也

惟霸國餘業故責他尊攘若他人只罪他乘約矣尤字與又字緊相照應

要挑發

狄伐鄭

不出等義二不知自反遂出伏師是周夷初夏板也木也

王室用夷制夏亦不思本矣。

出居于鄭

特書曰出

出而曰若

經于大君寓外示端本存防之意焉。

上重襄王用夷制夏之失下重聖人撥亂反正之旨。

子
季燬滅邢名

春秋嚴覆親之法立人道也。

比重王法不容一段同姓異姓不必入譜以昭邢無罪政甚衛忌亦不重。

葛伯姬迎

音

經志圖婚之失因罪王婚者焉。

重於禮節卑姑自絕輕微。

△圍陳納頓

書楚辭納頓

經不爭外夷仗義正本意也。

以陳罪挺起，例諸侯上，正本即正諸夏也。中國不能治，則夷狄進矣。勿說楚不當仗義。

盟洮

示

盟洮

二盟合出，主左師傳意術。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

望國，固非義之黨，召兵有由矣。

皆不可黨在伐齊之喪，報德以怨，又遷怒于邢。

△侵西追弗及

齊人書侵齊，則書追弗及。只從西追齊，只追弗及，單齊字。

內外憤兵交，議其非正焉。

齊憤黨衛魯憤侵齊用詐深入皆憤心所爲也。

○伐北鄰

望國卻非義之師文告勝也。

乞師傳非義提起重長勺文告之辭見善于卻敵。使展喜受命展禽重
在申王命。

衛人伐齊

洗之盟故也。主與魯爲黨。

△遂乞師

善。

望國資夷報夏非義自見矣。

以義字爲丘。重以夷殘夏上。深思遠慮計安社稷卽伐齊傳危字意也。

滅姜歸

姜子不名。楚人而不名。

者外夷親特原小國之無罪焉

夔是祝融分派以熊罴爲始祖故曰無違其祖猶魯祖周公不祀公劉衛祖康叔不祀后稷夔無罪重發楚滅同姓如傳帶繳

伐齊取穀至

特書口以提起重書伐單出公至大意同破例轉

至國崩兵失正有危道矣

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皆有危道然背華即夷尤重申下方得

伐齊取穀

書以

望國用夷取邑失正甚矣

倒以字書法若曰楚何人而可以也穀誰邑而可以楚取也

年 杞子朝

正杞子率僨突不亂華成公用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此是桓公因之不變

斥小國之變于夷以存夏也

遂入杞

奇餘丘傳仲遂桓兵

紀內臣擅兵之始視縱權也

△圖宋盟宋

然而稱人并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以宋三書法總故

經貶外橫因罪夫同兵好者焉

楚一頭諸侯與魯作二脚諸侯一楚也齊一諸侯也貶楚痛杖下二項

圖宋

外夷稱夏而諸侯從之皆在所貶也

兵者據諸侯以圖之句罪總一案矣全要發他無故

內者盟魯於黃川

內君惡於彼患之國罪可知已。

須切無嫌以事痛發。

年
利
○便襲伐衛

再稱晉侯

經於伯王隆怨深致責備之意焉。

只至譏復怨一意斷曹衛罪輕與說衛請盟正甚其復怨之罪足上意耳。
若衛賢者不把文公比世上恒人也此意亦要發。

晉侯伐衛

書法仍用再稱

伯王報怨過刻經故責之也。

就使不請盟也該恕他纔是賢者之道樂與人改過非與衛是望賢者如
買戍衛
更無不存戍書法不必收
殺無罪以苟說若軍一項通

可恕

經於望國，謂刑特近其不君焉。

救衛

主伐衛傳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

勿說晉遠。

假外夷恤患之名，責伯之意深矣。

△入曹狄界

經于伯至，虛小深譏其悖道焉。

將古者覲文，匿武。

云

爲案而以不修詞令。

云

爲斷暴謫，勿分謫字，卽

在暴內推出，遽字又字，欲字皆當着眼道，卽禮也。禮卽序成之禮，無書法。

○城濮

楚稱人點起

及在晉侯

伯主意主于戰功不足美矣。

貶楚點起，傳誅晉作。楚未有必戰之意，而晉決之，故晉意可誅，誅意卽

是畧功勿作兩層看。戰意只在許曹衛拘宛春上勿參入蒙馬等事功。利道義須雙發。

衛侯奔楚

不名

經于諸侯失國端本以咎伯焉。

晉咎只在拒盟當時若許衛結盟便是收拾天下一大機括奚至使其兄弟君臣紛紛不靖一衛尚不能緩撫何論大衆大事病根只是鑿智自私。

△踐土

前下勞 得衛子上是待筆下是紀實

經紀伯信存大倫謹大權也。

天王無下勞之禮諸侯無廢置之權兩開作廢置總在立武上說勿牽侯衛

陳侯如會

與國之來，公伯事振矣。

△王所

言所

春秋于觀禮之變，特示正本意焉。

天王在是，諸侯自當朝，只是下勞不是耳。所謂正本者，正此也。若巡狩有常時，則方岳有常所安，得非地之朝，傳意重勞民，費國與踐土，屈體異。

鄭復歸咺奔

名所奔，只作事處去，則言歸不重。

經于諸侯反國，著薄倫之罪焉。

重上半傳，斷罪書復，只爲不稱復起，問勿入講。

咺奔

王從咺傳，若歸則已出，無人臣之禮，卽主本傳，緣是走之晉，而公其若歸，原諸侯不信其言，終於殺叔武，亦得。

觀大夫去國之跡，不臣見矣。

○會溫

伯主講致王之信情可原也。

此會是召王事跡以河陽尊周全晉問起見請狩之忠情寔可原無書法

△河陽

書天王狩

尊大君以時巡之名全伯忠也。

全要發聖人原情爲制一段委曲周旋之意以誠變禮以忠誠故不拘常禮也爲王諱卽是爲晉解尊周政所以全晉

壬申朝王所

觀望國觀禮之修伯心誠順矣。

主晉侯召王以諸侯長

王諸侯再至爲許不會之案亦可舊王闕疑從

質太板

執術歸京阻歸

言歸之于術，受不名，而元臣希與。自昔所

伯主抑君而助臣春秋盡詞以責之焉。

書法雖多分君臣二項而總結在執而稱人上君臣無欲豈有爲臣執君之理斷晉罪全在此

執術歸

主爲臣執君大意同上以稱人爲案以不名歸之于爲斷

阻歸

以阻逆起倒責晉以稱復爲案書自書歸爲斷

△遼國詐

遼者繼等如傳數

究小國被兵之故，知罪在不臣也。

傳無子晉意，只重罪許作。今法是宋法，勿誤用。

○襄歸遂以許

名。只襄歸同。

經罪以利復國者，而性命之理正矣。

性命之理，即義也。出乎義，即入乎利。分界最嚴。世人曉利害，不曉是非。都爲性命之理，不正聖人之意。借曹襄曉天下，即以定天下耳。行文要嚴切。

二十
介葛盧來

書名不書作。公在魯，能之勢也。

畧夾屬之脩禮，以其不能自進于禮也。

反黎來看，書名起例。冬朝同，只點左傳開牛鳴分別。

△翟泉

此而傳人，詳不書公。

上下講信于王畿均有罪矣。

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句最重兩于此政切王城內說無君指公與列卿正本則指王子虎亦與說蓋上既替便莫禁下之凌也。

大雨雹

紀望國天災著失政之萌也。

此時政尚不在大夫然有其萌矣要重發。

平△狄侵齊

直書

直紀外患之肆見伯職當脩也。

書法必合圍鄭方全收得有照顧爲妙狄聞鄭虞甸要點醒移師意如傳活挽重攘狄不重收齊。

春秋三贊

八 別是引

六十九

能遠

及取

以公子冠取而稱也

明貴戚之無罪而忌弟者之惡彰矣。

只重忌而殺之句專意輕帶。

鄭辯

其言其也。

經名復國之君惡薄恩也。

只重以牧害伐木支句天下爲公一段借以其其罪耳形止戚屬勿得

△晉秦圍鄭

辰稱人

經紀二國用兵嚴忿懲之戒焉。

晉壬忿秦主利向背只就今日向背背晉說二國結舉連兵單承秦不

宰周公聘遂如京如晉

不說紀

稔君臣施報之迹不恭之罪自明矣。

以王室禮隆提起轉下不恭斷罪。這是紀實非書法。

宰周公聘

王室命重臣以寵內意良厚矣。

卽周禮意之厚見魯不應薄報。

取濟西田

望國擅復故地非易亂之法也。

總是不請于王則故田非故田亦無從辨魯取曹猶魯取魯耳故曰不以
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四卜郊

因禮之變而書

望國祀天之借，經因事以志其失焉。

不以孟春而仲春，不時；不以三卜而四卜，不敬。兩意提起，重借禮作理字。要大發。借禮自伯禽受賜已然，不責僖公。按天子有二郊，冬至祭上帝，孟春所殺，魯只有所殺之郊，不從免牲。

經譏望國之借，因廢祀而志焉。

此卽上傳所謂或以牲也，或云借祀，故不從。然則往時從卽非借乎？可笑。

猶三望

何者卽翁

經紀望國借祀，譏其可已而不已也。

要發翁字義。左傳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祀伯姬求婦

特書于策

經紀國母國嬪爲亂政戒也。

重垂戒上亦有防微圖漸意。

閭衛遷帝丘

只帝丘同

經紀夷夏盛衰之迹。敘患縱患之罪。咸見矣。

夷盛夏衰。只作事迹。重衛不自強。晉不安。却作。

三子
侵狄及狄盟

再者衛人而稱及

與國卽夷地而要盟。春秋深貶之也。

須體傳况無一轉。非人非地。遺諱。單侵狄。主衛乘亂而要好。

卷之三
三
○齊人入滑

主齊人伐晉傳

遠人移師于小，可爲貪兵戒矣。

國鄰不克而入滑，叙明重貪鄭斷罪。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要點入棧傳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亦可作兩比。

國歸父聘

自澤分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藏文伸併之。

外臣見重于內，知禮之善見矣。

敗穀

人晉子而秋秦

二國徇利謀以交兵，春秋均貶之也。

先將人道天理，點眼後好照應。晉罪以忘親爲重，背惠帶說秦罪，以饒鄭爲重，不疾晉帶說。一聽先軫違樂枝，一聽杞子違蹇叔。

一△伐邾取訾與遂伐邾

直書其事

詳望國虛小直見其非義焉

以義字爲主重不勝忿怒斷罪念母意如傳辨後 罪遂伐只用忿

△敗狄于箕

齊昔侯伐秦傳專尚戮力

卽伯國挫夾尚力之習見矣

命卻缺賞胥臣就中點綴末繳尚力如此豈待伐秦之日而見恃力之罪

李梅實

紀天道之愆見君威不立也

天失其道草木猶犯之而况君子言下警切要體貼發揮見除惡于微處

思尋得之意

伐詩

典敗其同更以秦伯就中比論為妙

文公

元年

公即位

逾年書即位

細酌國君嗣位之時惟其中而已

逾年即位是通例惟文受命而立故首發于此緣始終四句是正意

毛伯錫命

來

經于王寵之來特譏其失正焉

失正只在來之一字上看文公喪制未畢禮不入見只王室不當來耳此

錫正是蔽冕圭璧之命

○晉侯伐衛

信城祀傳

嗣伯先討賊而覲王，得尊獎之義矣。

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故朝王于溫，可謂節儉文業矣。

得臣如京

望國遣使報王，慢亦甚矣。

衛人伐晉

春秋子與國凌伯，責其失反已之道焉。

葵會戚

晉疆戚田故葵會之。此大夫專會，所以之如晉，歸父會，據傳。

三年△彭術

王晉侯

經黃伯國之邊，敵明王事也。

乘隙存，乘隙會，請以辭會，不免。期會乎夷子，功伯若，雖然，與節與有，罪者。

何顏乎。慶曰。已字。即在至字上想。出知處。已便不求勝人。而能愈人矣。

作至、書

內君舉先之慢。經以爲惡而謹之焉。

後此不祝。朔不會盟。惡皆原于此。重謹微意作。

及處父盟。

諫不書公。適皆不書。反。師不致。

經以強臣抗分爲可恥。故深諱之焉。

正分存禮。皆爲內君故。雖分二項。不必截然開作。

垂說

經紀伯臣與好。而伯臣之私與專見矣。

主無駭。曹殺二傳。書士見世官。不書司空。見專命。古者置卿。必求賢德。古

者大夫皆命于天子，亦有主曹殺會殺傳作專命委權者。

不雨至秋七月

不日至于秋七月不雨。不書八月雨。

紀內災而畧其辭，君意可知已。

二意字要透發。

大事躋僖公

經讓內祀之禮，正大體也。

只重兄弟不先君臣。

△四國伐秦

特貶而稱人。

伯國專特以結怨春秋以微詞見貶焉。

全要詳情法解出力律意羅德力仁字須發明全不專欲四字要挑得

劉劭美師是結怨勿言厥忠

逸納特

書

望國速于圖婚經論志而議之也

要在三年之外而欲娶之志則在三年之內居約者可如是乎

平○伐沈沈潰

無突厥

平詞紀伯兵亦用師之法也

凡用師者義舉則褒報復則貶沈近楚而附楚可討也以近楚而附楚亦可不討也若久與中國會盟而一旦服楚則討之爲義舉矣惟正串講分

○秦伐晉

貶而稱人

賢君二過經備責其非義焉

穆公是賢主故望其損德之脩若此常諸侯聖人亦不責備他了自是凡
伐不報非稱他後日能踐政見他今日宜踐而不踐也悔過指責二過
指債須有分職人之弊新解也何義哉義字要拈出

楚人圍江

以強矣而虛小必非空國行矣

主救江俾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之衆
云虛合救之者必有道

如晉及盟至

許內君也出入以備其諱也

善賦善武不賦嘉樂照盟處父反看

四伏

情如也

經子伯謀思識其失用兵之法焉。

伐楚來安不是良獨遣一軍非法耳楚有不容之罪政聲詩大機括借此

人合諸侯謀不禮會顧乃用孤軍逞援豈有濟哉用兵所以貴法也。

經婦姜

不禮三 不禮夫人姜氏

經重禮也始而交識內外之失焉。

內外俱就衆制說要發正始意。

滅江

皆滅 大應同滅黃

紀小國之守正見伯謀之疎矣。

○晉侯伐秦

不禮晉侯

報兵猶無貶改過者之善可知已。

傳中以責秦形待晉全在常情王事上比較若譏晉侯是亦以土事責之矣。安見善秦之意故曰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

輿論聘

外臣不敢當大禮志敬足嘉矣。

借納幣傳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賦湛露不敢擬天子常陽賦彤弓不敢比諸侯敵愾。

五
年 歸舍贈 特不稱天

王室厚禮妾母春秋畧詞以謹之焉。

入郡心誠六

單出麻六主厭邪傳作變夏之版

卽外史謹應知伯業之衰矣。

晉襄慈風邪如幼年故秦楚吞噬弱小而無忌

六年 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子始見經

射姑奔

即大失去國而伯主漏言之失見矣

漏言者晉侯欲將射姑問處父處父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晉侯告射姑射姑殺處父重垂戒意作

不告猶朝

書法重猶字不言朝是紀實

經于內君廢禮深致愛禮之意焉

傳意總發明閏不可廢而不可廢而不告朔之失自見幸其猶朝改以罪其不告只不告月單主廢禮云猶朝單主愛禮

七

今狐奔

得入 事及 去度奔引

經重貶伯兵示置君之當慎也

提破稱人卽將書及問起倒拜志戰而歸重在不慎作重垂戒上

先覆奔

卽伯臣之去國而置君之不慎見矣

只作令狐事意點明畏逼背負仍重置君不慎無書法

盟扈

不名 不序

經紀立伯之好而專與怠皆譏焉

每邊各有二意上重強諸侯下重後至書法分收諸侯不序卽隱其不及

伐晉謀盟

借顯週傳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詞欲也

彙說

雷辨辨傳作德其定

入

衛雍盟暴

再稱公于各日其命王其名與地

春秋謹華夷之辨因事而致詳焉

重在辨昆天下之中一句會盟事迹不重

△衛雍

詳大夫之相盟將以別于亂華者也

舊注無妄傳謹禮不如此有本傳

敖如京奔

謹其事

春秋以室怒戒後而致謹于其行者焉

持志帥氣理極細要重發

司城奔

以前舉

外臣不能其官咎在任之者也。

事雖公子邛須兼意諸說守土二字正與出奔照。

九年 求金

不稱使

經不與相臣之擅命謹大權也。

王命號令天下此利器也可托便可專跋扈之臣往往用此脅制故當謹

姜氏如齊至

至而待齊

因事而明小君之重示防微意也。

明小君之重政見致其不安者之非哭市呼天兆已見于此矣。

雙歸父

書及

經于伯國。深惡權臣之私也。

先都士毅帶見全在偏私上論他專示後世意亦要發。

△伐鄭遂會救

貶楚稱人善救而稱人

經惡外深著恤患者之罪焉。

楚暴提起即重懲不恪倒責盾作舊以息患啟患分未當去伐鄭大意同。

伐鄭

主貶患夏勿分貪暴無故意要發

○叔聘

其言者謂其臣言名而稱使

原世以進解禮者聖人之不絕人也。

此傳重在變夷與荆聘傳有別惟夏而變夷故思善悔過仍與之爲交要本聖人重絕人之意上發方有情。

歸德

齊信公成厥

以事而正妻母之名，正于道也。

十
年 ○ 秦伐晉

以狄晉

春秋重貶報怨者，亦以形改過之善也。

狄秦本程氏說，或者許晉是料想之辭，作文須將晉悔過秦報怨提明。

透狄秦轉下許晉，皆傳語，意勿煞。

△ 盟女乘

主類，不待書。

經于賈分之好，直著其失焉。

王臣與齊並斷

△ 侵宋厥貉

次而伐，則三師書，蔡條，加伐，舉國，夫也，宋月。

春秋紀身著懲夏之心顯從夷之志

心與志要痛發楚異齊桓蔡異三國

狄侵宋

即大國有狄患其從夷可原矣

年△伐糜

下

經紀外夷虛小顯懲夏之罪也

重志于伐宋上與秦入滑相類

會承筐

此句後之從于楚者借無妻像

紀大夫之謀好示謹禮之意焉

以賀楚師之不害與伐糜同發懲夏亦有作通其受虛

△賦賦

曰於

春秋正名于狄使後人知所考也

此傳只辨其非長狄正名二字極重別種類政所以正名也意在使後人考證不專在制禦之器

二 術聘

字札聘傳秦介戎狄之剛其禮未同于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界

舉遠人之脩禮以其雜于夷也

○河曲

皆帶人 不以晉為主

經貶二國交兵尤甚理曲者之罪焉

兩稱人是厲令孤之役以罪其暴兵連禍正與不奉詞令句相應此曲彼直辨曲直者彼此皆曲罪在甚者此輕重之權衡也

莊公二十二年

一 朝二城又與師焉勢民甚矣雖合時安得不甚

入十

三 世室屋壞

言 連不雨出作事定

殿內廟之毀見不恭之罪焉

會杏及盟還會棐公至

許內君之出入志其安也

文子相行能答子家之賦鄭衛遠會共協平晉之謀只如晉至晉同只合
杏會棐主紆二國之患

二 新城

口 同 祭不與盟作事實帶入

子協伯之盟爲王室計也

子諸侯之言非謂晉能尊王只度之君臣大義備王者

者便宜子耳。要說得利害。

有星李入北斗。

經紀天象之變，示威應之理也。

○納捷箇弗克。

日弗克 併人

伯臣徒義，春秋曲以善之焉。

只重長幼上書法有二意則一也。義字要重發。

哀奔。

書字。

予大夫去國，以其存道而貴之也。

予不義，終而出，看得一箇幾字。見幾就爲封人，已見了封人，可不去。以爲卿便不可不去。此時不去，後便不可去。所以今日之去，爲知幾，爲存道。

執單伯 不稱行人

經于內臣見辱畧詞以示意焉

以已執之謂以單伯自己之罪執之無與魯也

執子叔姬

書曰齊人

經于太國厥君母深嚴治黨之法焉

五 華孫盟

曰華孫不稱使

逆嗣而世其官春秋之所禁也

傳首提司馬工兵之官最有力以逾督之孫而使木兵柄何怪其專行
君乎傳末春秋此義政足此意與別傳議世官不同

單伯至

致而不名

字命臣之返國謹臣禮也。

人臣禮當尊王尊王命卽所以謹臣禮。

卻缺伐蔡入蔡

見其用夷宜得討

盟扈

譽而不序

春秋祭責諸侯之棄義嚴討賊之法也。

受賂只是晉同惡則諸侯責晉卽插在責諸侯內責晉帶出。

歸子叔姬

齊人來歸

大國自絕夫君母黨逾之罪彰矣。

侵西伐曹入

紀逾君肆暴原罪于縱惡者焉。

十六年 陽穀弗及盟 齊侯曰請俟君間

卽內臣要信無成縱惡之罪見矣 此本張氏註

四不視朝

卽內君之怠政放心之失見矣

事神治民聯誼只重放心上作要本平日說來

毀泉臺

書

內君揚先世之失春秋謹而書之也

○滅庸

列書三國而楚不稱陣

外夷覆叛以靖國繼特滅其罪焉

不是全無罪故云未滅 善謀全在不從上見得有主意周之東遷宋之

商波皆失計也。賈不獨能謀且能斷。庸有取滅之道不可遺。列書三

上

四人伐宋

皆賤而稱人

列卿縱惡。經深貶其失職焉。

一傳全重職字。先要表列卿之貴。則賤之方有力。

會扈

魯而不死

畧討賦之無功。正君臣之義也。

傳雖不及受賂。不妨點出。

遂得臣如齊

魯大夫於僂

內臣始聲。逾舊經變文以罪之也。

並書只欲起問耳罪專在途也

夫人歸

書夫人

書姜氏

書歸于齊

全君母之去國而罪有在矣

季孫行父如齊

即大夫之奉使謀惡之罪彰矣